

清末民國
戲劇期刊彙編

12

傅謹 程魯潔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清末民國 戲劇期刊彙編

12

傅謹
程魯潔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春柳雜誌事務所編

春柳

第一—五期

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

第十二冊目錄

春柳 第一—五期 春柳雜誌事務所編 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

第一期 一

第二期 九九

第三期 一二三

第四期 三二九

第五期 四三七

簪 柳



紅豆館
主題



第一 期

春柳第一期目次

〔封面〕 紅豆館主題字 三麻子之姜維臉譜

〔翰墨〕 朱蓮芬書贈梅巧玲紈扇(珂羅版)

〔肖像〕 余三勝黃鶴樓之劉備(珂羅版)梅巧

玲雁門關之蕭后(珂羅版)

發刊詞

〔舊劇談話〕 論舊戲之烘托法(齊如山) 論

觀戲須注重戲情(齊如山) 瑤台戲評(春

柳舊主) 菊部劇談錄(繆公) 譚譚派鬚

生(張非禪) 崑曲一夕談(天鬲子)

自一頁至一六頁

〔新劇談話〕 論今日之新戲(李濤痕)

自一七頁至二〇頁

〔小史〕 汪笑儂略史(大同)

自二一頁至二四頁

〔家世〕 余三勝 自二五頁至二六頁

〔戲場雜評〕 論喝彩(露厂) 論戲單(濤痕)

自二七頁至三〇頁

〔舊劇脚本〕 哭祖廟 馬前潑水 女子愛國

自三一頁至六六頁

〔文苑〕 寒雲主人二首 羅癭公五首 春柳

舊主一首 自六七頁至七二頁

〔小說〕 一縷麻 自七三頁至八〇頁

〔北京名伶演劇月表〕 自八一頁至八四頁

〔戲劇詞典〕 自八五頁至八八頁

〔雜事軼聞〕 附劇界各規 自八九頁至九二頁

銀行於民國元年奉 政府命令 立以來信用昭著總行設於(北京)分設(京兆)(直隸)天津 保定 張家口 北通
縣 邢臺 灤縣 唐山 滄縣 宣化 蔚縣 涿鹿 牛欄山 密雲 涿縣 蘆臺 霸縣 勝芳鎮 靜海 石家莊 大
名 祁縣 榆關 泊頭鎮 (山東) 濟南 商埠 青島 煙臺 膠縣 濟寧 周村 惠民 濰縣 泰安 臨清 臨沂
桑園 (河南) 開封 周口 彰德 漯河 信陽 禹縣 許縣 南陽 歸德 道口 洛陽 (山西) 太原 運城 大
同 新絳 (江蘇) 上海 南京 下關 蘇州 鎮江 揚州 清江 板浦 無錫 徐州 南通縣 (安徽) 安慶 蕪
湖 運漕 廬州 宣城 樅陽 屯溪 三河 烏衣 六安 亳州 大通 蚌埠 (江西) 南昌 九江 贛州 吉安
袁州 景德鎮 (福建) 南臺 福州 廈門 下杭街 三都 涵江 泉州 建甌 延平 浦城 漳州 (浙江) 杭州
寧波 蘭谿 嘉興 湖州 溫州 紹興 海門 餘姚 南潯鎮 蕪江 (湖北) 漢口 武昌 沙市 宜昌 (湖南)
長沙 (廣東) 廣州 西關 江門 汕頭 瓊州 韶州 南雄 北海 肇慶 復瀝 河口 大良 白沙 石龍
(東三省) 長春 奉天 營口 吉林 黑龍江 哈爾濱 道裏 安東 錦縣 新民 大連 鐵嶺 開原 留子營 綏
化 巴彥 寧古塔 海倫 興城 莊河 大孤山 溝帮子 遼陽 法庫 扶餘 蓋平 洮南 公主嶺 西豐 呼蘭
黑河 遼源 (貴州) 貴陽 (四川) 重慶 成都 萬縣 自流井 瀘川 瀘州 五通橋 叙州 綦江 (陝西) 西
安 三原 潼關 漢中 歸綏 歸化 包頭 豐鎮 各等處享有發行鈔票代理國庫之特權並辦理匯兌買賣生金銀往來
存款定期存款抵押放款貼現放款代各公司商號或個人收取本埠及他埠票據款項保存有價證券及一切貴重物件至匯兌一
項無論通都大埠叢爾遐陬凡本行已經分設者均屬便利所收匯費無不格外克己以副光顧諸君之雅意再本行發行鈔票準備
充足凡完糧納稅發俸放餉官款出納商民交易以及應付鐵路輪船郵電等費一律通用現為便利商民起見特於 海澱鎮 設
立兌換所並於北京 珠寶市 崇文門 地安門 東四牌樓 西四牌樓 驛馬市 新街口 北新橋 東華門 西珠市口
北苑 南苑 分設辦事處凡持有本行兌換券者請就近向各辦事處兌換可也再本行現在營業時間自上午十鐘起至十二
鐘止下午二鐘起至三鐘止星期六日上午十二鐘止星期日休息特此廣告

天津造胰公司

所造各種國貨胰皂羣推爲

花粧最美之品

凡演劇家皆樂用之

北京東安市場分公司
北京觀音寺街分公司
天津東馬路南總公司

及京津大花粧品店皆有

梅巧玲雁門關之蕭后



梅蘭芳家藏

余三勝黃鶴樓之劉備



余叔岩家藏

發刊詞



春

柳

客有問於濤痕曰。春柳雜誌。胡爲而編輯之也。夫春柳之目的。非所謂改良戲曲會館者乎。有學校。有報紙。有演說。有小說。皆有維持社會之能力。胡爲乎改良社會而必期之於戲曲也耶。濤痕曰。社會之程度。高下本不能齊。學校報紙演說小說之能力所不及者。恒占大多數。而此大多數之人。莫不酷嗜看戲。奴才得一黃天霸。庸臣之所以誤前清也。東南方燒香求聖母。愚人之所以信拳匪也。戲之魔力。若是其大。則就其魔力之大者而糾正之。斯吾人之責任。有戲迷者。誰不如我。京滬之評劇大家。皆能以江花之筆。而作顧曲周郎。用敢集合同好者。以編輯斯文。歷來國人之對於戲也。人人雖好之。而不重視之。古今文字大家。製曲者不乏其人。拍曲者亦不乏其人。特爲一種消遣計。非以研究戲曲爲目的也。今社會既以戲曲爲嗜好。嗜好者。日有變遷。每一變遷。必有日趨日下之勢。此事理必然無可疑義者也。則吾人須抬高戲曲之聲價。俾人人知戲曲與文字有關係。戲曲與歷史有關係。戲曲與美術有關係。戲曲與國家進化有關係。然後可以促進社會之程度。得以駕歐凌美焉。近日潮流。日趨重於戲學。或錫以文詩。或出以評論。然有時阿其所好。不免失之一偏。更有挾嫌以攻人之陰私者。非吾人所欲爲。吾人有感於此。此所以欲改良戲曲針砭社會。而謂爲不可少之雜誌也夫。

發刊詞

濤痕誌

敬謝祝詞

本雜誌出版伊始
各地同志 錫以
鴻文限於篇幅未
克登載端此鳴謝



春

柳

(1)

論舊戲中之烘托法

齊如山

畫畫講烘雲托月。作文講陪筆。編戲有時候也可用這個道理。在西洋戲中。因為大半正幕多。所以這路情形尙少。我們中國舊戲。這路地方很多。或用這幾場。陪那一場。或用這幾個人。陪那一個人。或用這幾句。陪那一句。各種情形不同。所以戲界每議論一齣戲。往往說戲胆是那一個角（就是主要角的意思）捧的。可是這一個角。就是這種道理。現可議論一兩齣。

用幾場陪一場的戲

這種戲甚多。比方武戲裏頭。先勝幾場。末後敗一場。或先敗幾場。末後勝一場的這種場子。大致都是此一種。不必細說。

用幾人陪一人的戲

馬上緣

舊劇談話

舊劇談話

二

這一齣戲。戲胆本是樊梨華。捧的可是薛丁山。爲什麼呢。樊一出場就說到薛丁山。赶到城下叫城。指名又叫薛丁山出馬。這個時候。不但樊梨華想看看薛丁山。台下的人都想看看薛丁山。因爲這齣戲。樊梨華大半是一個漂亮人物。台下因愛樊梨華。就盼着他得一個佳婿。所以也就很盼着薛丁山出來。這個心理。不但是自己想看看。也很盼着使樊梨華早一點看見薛丁山。自己纔痛快。所以自樊初次叫城。就盼薛丁山出來。可是編戲的。第一次偏不着他出來。所以先墊上了一個二路青衣。說是薛丁山的媳婦。回頭台下又盼第二個出來。他還不着他出來。又墊上了一個丑脚。又因第四次是個丑脚。所以扮作一個怪物。說是薛丁山的愛妻。第三次又墊上了一個二路門旦。說是丁山的妹子。前三次都是女的。第四次自然應當墊一個男的。若墊一個平常不醜的人。又恐怕於薛丁山有妨害。所以又墊上了一個丑。這個時候。不但樊梨華心裏着急。台下也急的。不得。所以薛丁山一出場。祇要扮像稍微漂亮一點。台下必定歡迎。這是心理的關係。

風箏誤

按這部曲子說。笠翁當年。本就是用戚施來陪韓世勳。用愛娟來陪淑娟。然而在原曲子裏頭。還每人都有他的正場。誰也不輕。誰也不閒。到現在。班中演此劇。都是擇出驚醜、婚鬧、詫美、三齣來連唱。就純全是捧淑娟的戲了。戲胆。可是韓世勳。同愛娟。兩個唱許久。淑娟出來祇有幾句。然而每逢演這齣戲。大家必先議論飾淑娟的是那一個脚。其實他事情並不多。

連營寨

這齣戲。戲胆是劉先主。捧的可是趙雲。鬚生唱許多。各脚打許多。趙雲出場便完。可是出場總要得好。也是因爲台下見先主。狠恨不得趙雲一時來。到纔好的原故。類似這種的戲也很多。比方雁門關。八郎青蓮的情形。都是此種。不必細說。

用幾句捧一句的戲

這類的句法尤其多。比方能仁寺裏頭。十三妹同張金鳳彼此看見的時候。十三妹說。怎麼他長的像我呀。張金鳳也說。怎麼他長的像我呀。丑婆就着說。怎麼我們三個人模樣一個樣呵。這句話說出去。台下沒有不閨堂大笑的時候。其實這一句有什麼意思呢。都是前兩句托出來的。若是沒有前兩句。只有丑婆說這一句。那是一點意思也沒有。戲中這種句法甚多。不必盡述。

總而言之。用幾場陪一場。用幾人陪一人。用幾句陪一句。無論那一種都很有意思。且是我們中國舊戲特別的地方。編戲的時候。偶爾用一次。定有精神。

舊劇談話

四

論觀戲須注重戲情

不可捧習氣

齊如山

各戲有各戲的情節。各戲有各戲的情理。演戲的固然是須按戲情唱演。看戲的也應當按戲情觀聽。若在戲情之外。添上許多的枝節。固然是沒有意思。就是添上許多的外彩。也是於戲情有傷損。若添上許多的習氣。那就尤其討厭了。可是現在看戲的諸位先生。歡迎這種情形的很多。比方隨便說幾齣。

趕三關

嘗見演這齣戲。於代戰公主趕到三關時。丑脚在城樓上。亂七八糟說一大套。往往說的離了戲的原情。此戲公主因平貴逃跑。心裏又不舒服。又着急。所以趕到三關時。聽把關將所說的話。又是有意氣。又是難過。臉上總要將當時的心事形容出來。纔顯名角的作工細緻。如今往往因丑脚說的許多戲情以外的話。所以鬧得去公主的無情可傳。按演劇一道。丑脚自然以科譚談諧為主。然也可以離戲情太遠。使別角的神色。無有對待的法子。倒顯着全戲無精神。這叫外添枝節。話雖如此說。可是台下非常的歡迎。每見丑脚胡縐。台下叫好的。往往很多。戲中這種情形很多。不過祇說一齣就是。

問樵鬧府

此劇開府一場。范仲禹出場。必將鞋摔在頭上。聞係鑫培所創。原先沒有見過。在譚君係腿一抬。鞋自落在頭上。後來別的角度。因為能得好。所以也都學這手。可是都用手放在頭上。按工夫這總算是一件美觀的技術。按戲情說可也算沒什麼道理。范仲禹由山中找到相府。一腦門子氣。怎麼會有閒心耍花點呢。若由屋裏出來。現提鞋。未提好。偶爾摔去。也算近情。若平空走着道。就將鞋摔掉。似乎不多見。或者可以算是形容。范仲禹一聞樵夫之言。怒氣跟蹤追趕急走的情形。然也應該露出慌張不經意的神氣來。現時各脚演至此。他的眼神。永遠是狠注意這隻鞋。至於用手幫助放在頭上。那就尤其沒意思了。總而言之。這叫添外彩。一不留神。便於戲情有損。戲中這種情形。也不但這一齣。

翠屏山

脚色出場。換行頭這件事。固然是顯着行頭多。然而也須合乎道理。該換的時候可以換。不該換的時候。便不應換。比方翠屏山這齣戲。潘巧雲同楊雄入帳子後。再出來這時候須換。因將睡須換睡衣。上山一場可以換。因出門燒香可以換換衣服。現時演此劇者。叫迎兒掌燈以後。進場又出場。也換上一套衣服。按楊雄家裏情形。這不過由外間往裏間去。那有工夫換衣裳呢。就是關主由這屋裏到那屋裏。中間不過隔一個院子。院子裏那有衣裳換。就是有也不必換。有這種情形的戲很多。不過祇說一齣。這也總算添外彩。這種毛病。北京名角尙少。外江派太多。不但花旦如此。就是唱花臉的。也是一場一換行頭。若說這個脚行頭多。那是自然。若是這個顯着脚色好。恐怕未必。然而台